

## 感受金融危机

在芝加哥见到和我一起开会的同事,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在波士顿时没觉得金融危机,一上飞机就感觉出来了,机上没有免费晚餐了。空姐说为抵抗金融危机,要吃晚饭就要交六美元,小食品三美元。”我告诉她:“有吃的就算不错了!我从达拉斯过来的飞机上根本就沒吃的,大家都饿了三个多小时。”

我来时乘坐的巴士,比五月时涨了二十美元。我们住的酒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房子很大,但是黑得

要命,因为能拆的灯都拆走了,包括书桌上的台灯。在芝加哥市中心区这么个高楼耸立不见天日的地方,没有人工照明简直难以想象。酒店晚上供应热水的时间很短,温度刚好让人不打喷嚏,房费不便宜却不含早餐,能省的都省了。

会议不管饭,我们只能天天在街上随便找吃的。吃完饭看账单,有的店直接把小费数目都打出来了:百分之十五的小费是多少,百分之十八的小费是多少,百分之二十的小费是多

少,并明确说明小费不能低于百分之十五。还有的店干脆把小费打入总账,直接收账了。我说怎么这次美国的快餐店服务都改自取自收为送餐到桌兼收盘子了,敢情都惦记小费呢。

启程回北京,临上飞机前波士顿的朋友发短信来,说:“你上飞机后要点红酒,喝完睡一觉,醒来就到北京了。”起飞后,空哥儿反复用中英文广播着:“我们将飞行十三个小时,期间为您提供一顿正餐和一顿便餐。如果您想喝酒的话,请付六美元,您自己的酒是不允许在飞机上饮用的。谢谢合作。”

天!来的时候还没要钱呢,这下没有免费红酒了。摘自《半岛晨报》

## 半份菜

老张下岗后和妻子开了一家小餐馆,每天从早忙到晚,可生意平平。很快,随着物价的上涨,老张也得上调菜价。

老张本以为生意会越来越好,可没想到来吃饭的人比以前少了近一半,渐渐地,生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正在老张打算关门大吉的时候,他读大学的儿子小张放假回来了。看着父母整日唉声叹气的样子,小张说:“光急是没有用的,得想想办法。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便对症下药。”正在火头上的老张一听,没好气

地对儿子说:“你的意思是我和你母亲经营无方?那好,你在大学里学的是经营管理,应该学以致用,现在你来想办法。”小张被这么一激,毅然接过了这烫手的山芋。

第四天,小张欣喜地对老张说:“我找到原因了,但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老张说:“行啊,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小张附在老张的耳边一阵叽里咕噜之后,老张将信将疑地说:“这办法行吗?”小张说:“绝对行!明天就开始实行吧!”

第五天,老张的餐馆门口打出了

醒目的招牌:可以为顾客做半份菜,每份15元的回锅肉收半价7.5元,其他菜以此类推。没想到,这个招牌一出,顾客纷至沓来。

之后,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不过,老张不明白儿子怎么就冒出这个主意。小张说:“我看到来餐馆的顾客大多一人只点一份菜,这样不但营养和口味单一,而且还吃不完,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顾客就越来越少。采用半份菜这个方法后,一个顾客只需点半份菜就行了,另外有需要的顾客也可以吃到两个或好几个菜,顾客当然乐意了。”老张听了连连点头:“这菜由一份改成半份,看似简单,却蕴含着玄机!一个小小的改变,结果却完全不同。”摘自《当代生意经》

## 转角处的阳光

原来我居住的老房子,在很深的胡同尽头。一条曲折折的死巷,两边的墙极高,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幽深的感觉。邻家住着一对中年夫妇,两人经常发生口角,多是那女的埋怨男的。

有一次,邻家爆发了我所听到的最激烈的争吵,那女的高声叫嚷,吵到激动处,不知把一件什么东西摔在了墙上,传来一声哗啦的破碎声。然后就听见男人摔门而去的声音。由于平常处得不错,我忙出去,怕那男人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我和他并肩走在窄窄的胡同里,到了胡同口的转角处,阳光哗啦一下就把包围过来,眼前是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看见

他脸上的阴郁也融化在阳光里,眼睛里闪出亮色来。

他转头对我说:“谢谢你兄弟,不过我没有事。其实你嫂子挺好的,虽然她常抱怨我数落我,可还和我过这么多年。吵架的时候我也生气,气急了就走出门。走过这个长长的死胡同,过了这个转角,眼前就开阔了,心里也一下子敞亮了!”

我微笑着看着他,说:“你能这么想真好,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马上消气!”他指着眼前的大街说:“这里的每条街道我都走遍了,每一家的门也都敲遍了。刚开始当邮递员时,心里也不乐意。可渐渐地,当我敲开别

人家的门,递上他们渴盼已久的信件,他们表现出来的快乐和对我的感谢,立刻就感染了我。给别人送去快乐,也给自己带来满足。那时我就想,人的一生曲曲折折,说不定在哪个转角就看见阳光了。就像我刚才气冲冲地出来,穿过胡同,走过这个转角,心情就好起来了!”

那一刻,我充满了感动。多么朴素的人生道理,每天我也要走过这个转角许多次,却从没有体会过。人的一生总会有消沉失望的时候,但都不会长久,就像乌云不能永久地遮住太阳一样。生命中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有希望存在,走过去,或许就是另一番天地。在黯淡的境地,穿过窄而弯的艰难之路,看见一个转角,走过去是一个明媚的世界还是更黑暗的去处,就要看你的心中是否充满阳光了。摘自《莫愁》

## 非常男女

### 每个女人一朵花

钟点工小赵扎着马尾辫,她有好看的眼睛、红红的脸颊,应该是一个美女。她第一次来我家,是婆婆带着的。看到厨房的乱象,婆婆一阵惊呼。小赵一忙活就是4个小时,她告诉我:“小姐,我要做到你满意。”

每天中午,小赵只吃一个烘山芋。即便到了下午4时,她还是坚决不吃午饭:“我把舌干完,吃起来才安心。”

有一次,我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这个月能挣1600元。我又找

到一户人家,每天上午做4个小时,周二、周四、周六下午来你家,晚上6时再做一家。”她说。

“这样会累坏身子的。”

“我要攒钱,回去跟我老公离婚。”

这个安徽女人,从16岁开始打工。她和老公有一个7岁的女儿,去年,她生了一个儿子。所有的矛盾从这个新生儿开始。儿子生下来,就有严重的疾病。男人提出,要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她抱着孩子到处跑,在上海

求治,四天花了9000多元。回到家,他们天天吵,男人拿起家伙就打她。

她撩起裤管给我看伤,一条暗红的长长的疤像蜈蚣似的,趴在她的小腿肚上。

“儿子没救活,”小赵说,“我们的婚也该离了吧。我跟他说:如果哪一天我病了,你是不是也希望我死?”

我猛然一振,这个没怎么读书的女人,自有她的道理,决定自己的人生。小赵到处找活干,计划是赚钱办离婚手续,她要告诉法官,这个男人连亲生骨肉都要抛弃,她向法院保证,一定会竭尽所能抚养女儿。

小赵眼中带泪的样子,真是一个美人。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那些努力绽放的,最为动人。

摘自《东方卫视》

对妻子的三个不满:

不管节日大小,我都往她家拎东西,总记着孝敬岳父母,可结婚至今,她主动往我爹妈那里拎过几次?

她减肥买药瑜伽瑜,不知花了多少钱,我都舍得,可是我那根钓鱼竿已经快断了五截了,她从没帮助换根新的。

她带同事到家里聚会,我可以牺牲公司业务在家为她们主厨,为的是让她脸上有光。而我的朋友来家里做客,谈兴正浓,她居然拿起扫帚硬是扫他们的烟灰,朋友们误会她要赶人走呢,现在请都不敢来了。

结论,这样的老婆太自私,太不通情达理,要她真的不如不要的好。

爱应该讲回报,应该得到回报。不爱认准这一点的人可以说是伪善的。

摘自《青年文摘》

等着他。这时,一股无法言喻的感动悄悄在我的体内穿行。

然而一到朋友小梅家,我那种感觉便化成了丝丝扣扣的羡慕和不甘。小梅各方面都不如我,却因为嫁

### 幸福提在你的手里

了一个有钱的丈夫,处处流露出优越感。她悠闲地坐着她老公的奔驰游山玩水,随心所欲地对喜欢的服饰敞开心包,我猜她一定感觉很幸福。

说实话,老公对我也还真不错,可与小梅相比,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幸福相差了一大截,但我并不说破。有时

候,我站在前面的那片阴凉里,看着老公汗流浹背地往这里赶时,忍不住暗暗拿他和小梅的老公作比较,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那份轻松和阴凉。

老公出差时,小梅让我上他们家度周末。那也是一个烈日当空的上午,我们三人从超市里买了满满几大袋东西出来。我和小梅嬉牙咧嘴地提着大袋。我真想提醒一下那个大男人是否也该分担点。然而小梅那份隐忍和习惯成自然的表情,让我几次欲言又止。

看着他轻松自如的背影,我突然很想念老公,那个自己哪怕是汗如雨下,也不让我受一点点的男人。

摘自《今日女报》

我的生日,居然是一个错误。按父母的说法,那天是阳历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我一直这样认为。可当我有一天去查万年历,却惊讶地发现,那两个日子,在我出生的那年并不重合,前后差了一天。

于是我向父母提出质疑。父亲说,12月8日!没错,那个火红的“8”字,至今还印在我脑子里呢。母亲接着说,农历十一月十一也没错,咱们小镇每逢十一为集日,那天就是集日。

两个日子都没错,难道是历法错了,科学会有错吗?从那以后,我困惑不解。

等我长到18岁,我想,一定要把生日的确切日期搞清楚,怎么能上一个错误的生日伴我终生呢?我让父母好好回忆一下,并说,如果确实是12月8日,

那农历就是十一月初十;如果农历是对的,那阳历就该是12月9日。总之,这两个日子不可能是一天。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阳历错不了,我清楚地记得,当你一落地,我就在那个火红的“8”字下写了一行字:今天,我有儿子了!母亲笑着说,日历上的字,我也记得。

## 有一些错不必纠正

可是,肯定了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历法是科学,不可能模棱两可。那么,农历十一月十一,肯定是错了,那天应该是十一月初十,我说。

母亲一听就急了,不是初十是十一,只有十一,才可能是集日。那天,我想去看望你病重的姥爷,可因为是集

## “智降”懒媳妇

儿子刚结婚那段时间,虽说不在一块儿住,但儿子和儿媳还是天天回家来吃饭,吃完饭再回他们的小家去。

媳妇是个精灵的丫头,嘴巴特甜,不管我做什么菜,她都会夸得天花乱坠,说:“还是妈做的饭好吃,我打小没怎么下过厨,怎么都做不出这么色香味俱佳的菜来!”媳妇的糖衣炮弹将我哄得找不着北,心甘情愿地一个人在厨房忙得团团转。

厨房的窗对着阳台。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她在阳台上打电话,其中几句话轻飘飘地钻进我耳里:“来婆婆这儿蹭饭呢,自己做饭的话又忙又累,吃完还得收拾厨房,麻烦死了!过来这边吃,啥都不用干,等吃饭就成……”

我不由得停下手里的活,敢情我这当婆婆的成免费厨娘了?我虽然不方便和她计较,不过,也不能由着她耍小聪明继续“偷懒”下去呀!

从那天开始,我做菜的时候,会扬着嗓门叫一声:“媳妇,你不是说过要学做糖醋排骨吗?过来给我打下手,看我怎么做,下次也做一个试试!”

以前吃完饭,她要洗碗,我总和她客套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现在呢,她开口我也不和她客气:“好吧,做完饭我也累了,这碗碟就你来洗吧!”

我不再把她当客人款待,而是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家活。并不是我忙不过来,只是不想她养成“吃老”的习惯。

几次下来,媳妇大概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来这边再不能光吃饭不干活了,所以,她也慢慢地开始自己上街买菜学做饭了。这一场“矛盾”,因为处理得比较婉转,大家也没伤到和气,一家人仍是和睦相处着。我想,儿子和老伴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我们婆媳曾经在暗中交过手。

有天,儿子和媳妇突然提出,想搬过来住。我心里奇怪:“在外面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要搬回来?”儿子不好意思地挠着头,不知道怎么说开口,还是媳妇聪明,将话说得漂亮:“以前不懂事,只知道过二人世界,现在我们自己也要为人父母了,才明白做父母多不容易!就想着回来多陪陪爸爸妈妈!”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看着媳妇的大肚子,不由得笑起来——媳妇再这些日子就要生了。她要不要搬来往,到坐月子的时候,她和我那呆头儿子哪能顾得过来?

我说:“那行,你们就搬过来住吧!坐月子时照顾起来也方便!”听到我这么说,媳妇也知道我看穿了她的小心思,不由得脸红了一下,说:“谢谢妈!”我想,她这句“谢谢”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 漫长的婚约

她到东北有了稳妥工作就追随而至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只好放弃了北上的计划,等待时机。二人频频鸿雁传书,以慰相思之情。

两年后,随着共和国解放的炮火,他投笔从戎,下潇湘,渡湘江,到广西。最初,两人还有联系,但居无定所的行军,加上他的工作几经转换,不久二人便失去了联系。她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但她坚信他不会背负她,坚信他不会殒命战火,坚信他在等待着她。岁月一点点蚕食着她的青春,她却依然形单影只。面对好心人的牵线搭桥,以及又一个追求者,她淡然又坚定:“‘刘庭湖,顺江而下。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她满眼满是泪,泪花中是在码头上一追逐相送的嘶喊:‘我等你回来!’她一遍遍在心里回想着:‘我一定回来。’”

16年后,在北方苦寻无果的她,南归寻夫。因为没有工作,回到家乡的她只能靠给人打零工或捡破烂维持生计,这并没阻挡她寻找他的脚步,但仍旧没有他的音讯。“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她被下放

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务农,而他也遭遣送回老家一个小村务农。近在咫尺,却又无音相通。风潮让他们再无力寻找彼此,但牵挂与想念丝毫没有在他们心中褪色。

历史的车轮碾过,她恢复了清白,他也得到了平反。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对方。苍苍岁月,茫茫人海,不知道对方是生是死,但坚信对方只要活着就一定在等待着自已。终于,在分别了40年后,他们在家乡的小城重逢。四目相对,泪眼蒙蒙。隔着40年的分别与流变,他未娶,她未嫁。

74岁的他和66岁的她终于手挽着手走进了婚礼的殿堂。她对她郑重地许诺:“我至少还要陪伴你10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她叫余琦,是当代著名作家丁玲的亲侄女。他叫刘自平。余琦在刘自平共同生活了19年后于2005年病逝。有人问已经93岁的刘自平怎样评价她这一生,是啊,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经历了那么久的寻找等待,相守却如此短暂,他是不是会不满,是不是会忧伤?

“我这一生是幸福的,满足的。”刘自平说着,满脸的明媚光鲜,满眼的奕奕神采。摘自《华声晨报》

应该真是真心的。

媳妇坐月子的時候,我像照顧自己的女兒那樣照顧她,一日三餐變着法子給她做好吃的。

媳婦雖然精明,但也不是不知好歹的人,對我所做的一切,她心裡應該是感激的,也知道適時給我些心理安慰。她抱着小孩時,總會跟孩子說:“你看奶奶為你做了這麼多,長大了可要孝順奶奶!”

媳婦剛坐完月子那會兒,還有點儿惰性,除了給孩子喂奶,其他事情,比如給孩子洗澡呀,換尿片之类的事她都不肯干,總是說:“我不會,我怕笨手笨腳弄傷孩子。”這時候我會很堅決地說:“你不會我可以教你,教到你學會了為止。”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堅決,媳婦只好像當初學做飯那樣,慢慢地學着給孩子洗澡、穿衣服、換尿片;學着怎么判斷孩子的哭泣是餓了還是哪兒不舒服;學着看孩子的排泄是不是正常……看着她終於像模像樣地當起母親來,我也鬆了口氣。

媳婦休完产假回去上班的時候,我主動提出給她帶孩子,只不過,到了晚上她還得自己負責。其實我不是不願意幫忙,只是不想她利用我對孫子的寵愛,把自己該負擔的責任全都推到我身上來。

不管是幫忙還是忍讓,都需要有個度,一味地包容只會將對方寵壞。當然,也不能一味責怪,只想着占上風,這樣會將對方逼急的,傷了和氣,只會為難了方子。

摘自《現代生活報》

我換了手機號碼,日子過得深居簡出,有點无精打采,但朋友都為我庆幸,覺得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兩個月以後,我收到他的短信,他說:我想你。

我有一点点得意。他毕竟是要到了我的新号码,或许他是爱我的,只是一时迷了路。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呢?我回了一条:可是你结婚了啊,想又有什么用?就算结婚,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交往,我是爱你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没回他消息。忽然又一条新消息进来,还是他:“爱对我们来说,其实都只是一种作料,这样安全感是差了一点,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具吸引力的吗?”

“我这一生是幸福的,满足的。”刘自平说着,满脸的明媚光鲜,满眼的奕奕神采。摘自《华声晨报》

我换了手机号码,日子过得深居简出,有点无精打采,但朋友都为我庆幸,觉得我可以找到更好的。两个月以后,我收到他的短信,他说:我想你。

我有一点点得意。他毕竟是要到了我的新号码,或许他是爱我的,只是一时迷了路。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呢?我回了一条:可是你结婚了啊,想又有什么用?就算结婚,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交往,我是爱你的。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没回他消息。忽然又一条新消息进来,还是他:“爱对我们来说,其实都只是一种作料,这样安全感是差了一点,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具吸引力的吗?”

事到如今我只能鄙视自己当初的品位,怎么会爱过这样一个男人。爱是绝对不能爱了,但恨又恨不了,它只是死了,而且,死得很不光采,有一丝鄙视,一丝庆幸,又有一丝可惜。

摘自《现代女报》

## 需要放弃的情感

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和他分手。为此我得罪了不少同学朋友。她们提起他的时候,总是用鼻子发声,不屑一顾,一个个爱憎分明的样子。他?他有什么好,花心,爱玩,女朋友不知有多少个。

我想为他争辩,可是又底气不足,最近一次他去酒吧玩,接着一个小姑娘跳贴面舞,彻夜未归。我怒极了,三天没理他,他一抹微笑,轻轻一句便带过去了,是个90后的非主流的小孩而已,你吃什么醋?

他有他的好,从不发脾气,我生气,他便赔笑,一下班就准时到单位守着我。鲜花不一定有,但会带我去很好的餐厅吃饭,夜半回家的时候,会在无人的路上一把将我抱起来,原地旋转

他只是笑。走到我面前,他说,其实真马上要结婚了。

“真的?”“嗯,和她。”“就因为钱吧?”“可以这么说吧。”

我感到莫大的耻辱,抓了包就走。他怎么能这样呢,爱着我的时候,又去和别人在一起,并将这样光明正大地告诉我他要结婚了。

她们说,你别做梦了,全世界都